

一种情怀

效实的表情

顾乐波

同学们,早上好!
今天我想在这里感谢一位同学。我并不知她的姓名,也记不清她是哪个班的,更无从知晓她的学习状况和身份背景,但事隔数月,她的独具魅力的笑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这个学期有一周是我值周。早晚各有半小时站在校园门口,看着同学们进进出出。
那是极普通的一天,我照例站在校园门口。
同学们有的是爸爸或妈妈送来的。我看到孩子们下了车,跟爸爸妈妈道了别,就匆匆进了校门。
更多的同学是自己来上学的,或是一个人,或是与同学结伴而行。
有人与同学说说笑笑;有人似乎念念有词,手里还抓着本书或是讲义,想来上学路上还在用功;有人瞌睡懵懂,想来头天晚上熬了夜;有人神色凝重,步履匆匆,想来还有作业未完成或是当天的考试未准备妥当。
半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。
这时我看到有一个女生从校园里跑出来,很开心地和站岗的同学打招呼。
我以为她是来找值周的同学一起回教室上课的,没想到她蹦蹦跳跳地出了校门,随即又蹦蹦跳跳地折回进了校门,开心地喊着:“哦,我来上学了!”然后向值周同学“回眸一笑”,就向教学楼跑去了。
她在最短的时间内,用最有趣的方式,将上学的过程重演了一遍,说了一句最朴实最开心的话,留给

我们一个最天真最烂漫的背影。
我知道她是在和同学玩笑,然而,这个玩笑又是那么具有“仪式感”。
上月的“国旗下讲话”,吴望舒同学谈的就是仪式感,大家还记得最后一句话吗;仪式感是为了让生活成为生活,而不是生存。
所以,我大胆推测,对那个可爱的女生来说,来效实读书不是或不仅是为了生存,而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。来效实上学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。
高中学业繁重吗?重,效实竞争激烈吗?激烈。升重点大学压力大吗?大。少年成长中有过迷惘与苦痛吗?应该有。

这篇《效实的表情》,近期在微信朋友圈里热传,作者是宁波市效实中学语文老师顾乐波。编者了解得知,效实中学的学校课程中有一个“国旗下讲话”的传统项目,安排在每周一全校师生集会的升旗仪式之后,由教师、学生及校友代表轮流发言。6月20日轮到讲话的顾乐波老师以“效实的表情”为题,讲述了效实校园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。几天以后,高考成绩公布,这篇无心之作被网友翻出,广为转发,进而发酵成为一个耐人咀嚼的话题。
文章中那位“一蹦一跳”的女生,打动了顾乐波,着实也打动了编者——女生的举动自然而真实地诠释了“来效实上学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”。

然而,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扑灭她的童真童趣,她对生活的热爱,对世界的好奇,在她身上我看到了那颗自由的跃动的心。
享誉全球的教育家、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·莱文(15年前他曾作为耶鲁大学校长访问过我校)认为教育是对“心灵的自由滋养”,其核心是“自由的精神、公民的责任、远大的志向”——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,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,不为功利所累,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,为社会、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。
而这不正是效实的育人目标、效实的教育理想吗?!

编后

上学,难道不应该是快乐的么?不知道有无权威机构做过诸如“上学快乐指数”的社会调查,但以编者之观察,类似报告的结果,恐怕不容乐观。诚如顾乐波文中所说,在繁重学业、激烈竞争、跻身重点大学的多重压力之下,少年成长中怎么会没有迷惘与苦痛?更何况在功利主义者眼中,一张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,能一纸压死关于素质的滔滔宏论,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实例,比如求职、晋升等等,似乎又为这一“功利”打上了合理注脚。
“效实的表情”传递出一种教育理念与追求——教育,如春风化

思想散墨

生命的哲学

寒石

有人在水库里筛水,竹木制的筛子,一筛一筛地筛。这引起作家鲍尔吉·原野的注意。在他看来(其实也是我的看法),竹筛子筛水跟竹篮打水有异曲同工之“谬”。于是下车,观察,并与之交流。问筛啥?答曰筛水。筛了多少?不到十分之一。要筛多久?两年吧。
那人最后用了一个“吧”字,意为大概,约等于。对于一件儿乎不会有结果的事的不确定,至少说明那人在回答这问题时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,这种“清醒”恰恰反证了其不清醒。作家于是得出结论(其实也是我的结论):那人不是吃饱了撑的,就是犯精神病,或是失恋了。
后来作家向一个当地人打听那人筛水的事,结果令人吃惊,原来那人在做治肩周炎的“药引子”。“中医说拿黄杨树皮做个筐筛水九千九百九十九次,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……”作家不甘心,又找了个当地老中医求证,结果依然让人意外:“筛水或煎水只是个幌子,黄杨树也是个幌子。大夫在用功治他的肩周炎,明白不?筛不了九千遍,病就好了……用黄杨树煎水喝,那是治好了之后的事了。”“古代医疗资源缺乏,好多医方是谋略。医家本来就跟兵家相通。”“这些事关键在于你信还是不信,人是不是老实。所以医家常说,傻子去病快,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,信则灵嘛。”
之所以让作家感到“吃惊”“意外”,因为事情从一开始就向着作者(也是普通人)思维的另一方面不管不顾走下去。这有些南辕北辙、起点即终点的意味。想来作家最终一定是想明白了这件事。其妙处在于,许多人常常需要点拨,才能明悟许多事的内核,而更多的人一辈子可能连被点拨的机会都没遇到。
我一直相信一点:中医不仅是门医学,也是门哲学;同样,一个高明的中医师,他不仅仅是个医者,很可能还是个哲人。传统中医理论主张动静结合、阴阳调和、荤素互补、神形兼修……这其实就是生命哲学的基本构架。上面提到的那位老中医,就是道行高深的境界哲人。他的那番精妙点拨,闪烁着迷人的哲学光芒:动(筛水)与静(不动或少动所致),方与略、医与兵、傻与快、聪与慢等等,都有奇妙的关系。而作家的“老实”,让他最终有机会与一位智者相遇,获赠一把打开生命哲学的钥匙,从而写下了《用筛子筛水》这篇谜一样的散文。试想,假如他跟我等大多数“聪明人”那样,遇见如此诡异一幕,一笑了之,至多在记忆留下一丝很快会消逝的印迹,没有其他。
生命本身是一个圆。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,起点同时是终点。

会心一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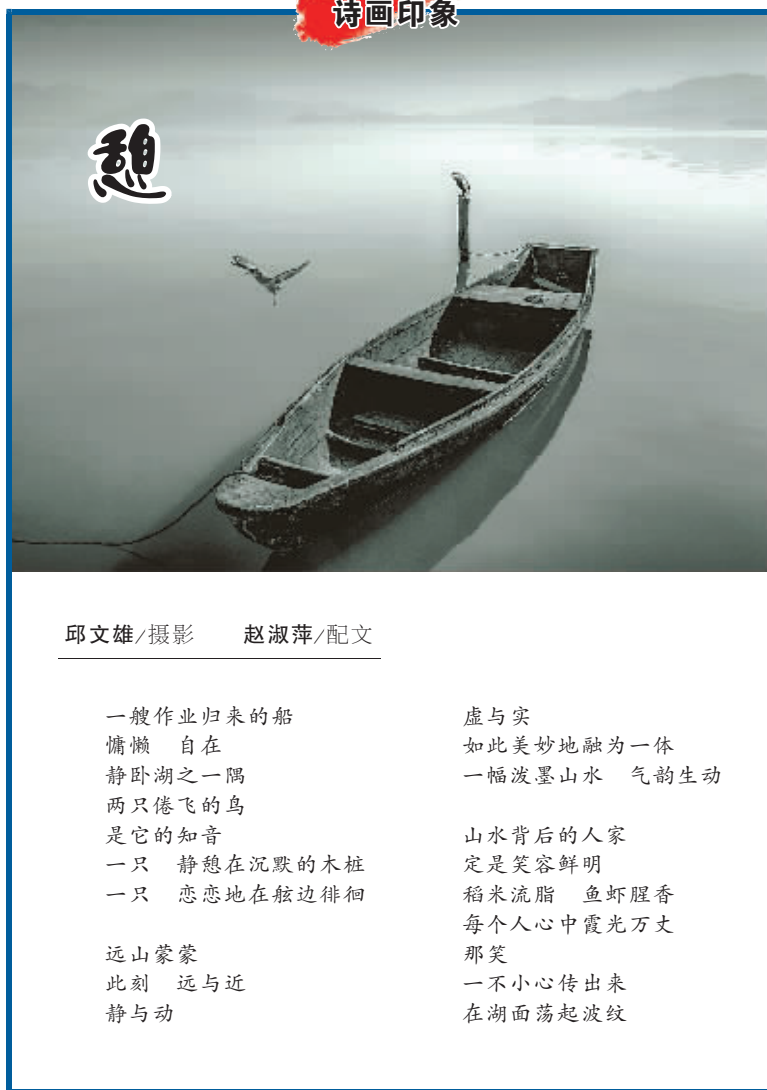
街头卖唱人

葛荣富

小城来了一位卖唱的流浪汉。双膝着地裹着胶皮行走。两条干枯的小腿自膝盖弯曲处支起,顶着脚板。走起路来蹒跚得厉害,总揪心他会跌翻。三十七岁的男人,身子看上去矮小得像个八九岁的儿童。
一段时间,他不是在大商场门前,便会在步行街的夜市出现。也许是他的歌喉令人不敢恭维,也许是见多了不怪,人心的日趋冷漠,几天下来,他的进账少得可怜。
星期日那天,他照例在商场门前的人行道旁卖唱。眼前,人来人往,可是为他驻足的却少之又少。时间已到黄昏,微风里几张纸币散在他面前的那只铁盒里打着颤,显得有些落寞。他双眼微闭,余光落在铁盒上,使劲地唱着。
一会,走来一对小情侣,姑娘轻拍了一下男

说,我没零钱,你有什么?
男青年听后,手入裤袋掏出一把来,挑出大钞随手往回一塞,把手里的散钱一股脑儿都丢到他面前的那只铁盒里,姑娘挽起男青年的手臂转身离去。
帅哥你等等!突然,身后传来流浪者急切的喊声。
那对小情侣转过身,男青年面露尴尬:你还嫌少么?
流浪汉一脸尴尬,说:不是不是……
那你是什么意思?男青年问。
你的钱掉了。流浪汉边说边扬扬手,他手里捏着一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。
男青年下意识地摸了摸裤袋,伸手说:是我的。不好意思。
那流浪汉连连说:没事没事。算啦,这一张你也给了他吧。姑娘说着从男青年手里抽过那张百元大钞,附身放进铁盒子里。
这、这……流浪汉一时语塞,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诗画印象



邱文雄/摄影 赵淑萍/配文

一艘作业归来的船
慵懶自在
静卧湖之一隅
两只倦飞的鸟
是它的知音
一只静憩在沉默的木桩
一只恋恋地在舷边徘徊

虚与实
如此美妙地融为一体
一幅泼墨山水 气韵生动

山水背后的人家
定是笑容鲜明
稻米流脂 鱼虾腥香
每个人心中霞光万丈
那笑
一不小心传出来
在湖面荡起波纹

生活杂记

对症下药

清宸

老爸退休后在家里闲着没事,开了个高中数学补习班。然而这个班一开,真是烦恼不断,其中最大的烦恼源就是班上那个叫冯乾的孩子。
照理说,冯乾天资聪颖,什么东西一点就通。可他毛病也不少。首先是粗心。这年龄段的男孩子毛糙、粗心也是正常的。但冯乾是粗心得离谱。另一个毛病是他自视甚高,骄傲自满,爱瞧不起人。比如明明自己考出来的分数比别人还低五分,他却说:某某人还不如我呢,别看他分数比我高,但是我是懂得解題的,只是运气不好给写错了。他呢,压根不明白怎么做题,是瞎蒙的。
你说这孩子纯粹胡说?倒也不见得。但怀着这种心态去考试,能出高分?才怪!
就这上星期吧,老爸给班上的八个孩子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考试。结果冯乾考了个倒数第二。查看他的试卷,扣分的原因有80%是因为粗心大意。什么小数点点错啦,运算过程中抄错数字啦,或者起先公式

应用是对的,可用着用着就在很细小的地方给你无中生有一下,于是得出的结果和正确答案相去十万八千里啦。
最可恶的是,老爸给他讲解错题,这孩子居然说:“老师,其实您说的我都懂,我就是考试时不够仔细。我下回一定注意,您就不用费力给我讲解了。”
“你都知道了?那怎么这次错的地方和上次错的一模一样呢?”
“我就是又粗心了呗……”
每当这样的时侯,老爸真恨不得钻进这熊孩子的脑子里去看看:他的脑子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日子流水般过去,眼看这批学生就要参加高考了,别的孩子多少有些进步,唯独本来成绩该最好的冯乾依然故我。为此,我爸这个当老师的着急,冯乾的父母更着急,冯乾的妈妈三天两头打来电话,询问儿子的数学成绩。听我爸讲了缘由,也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情绪:“我原来以为他数学成绩不好,是因为数学细胞不发达,想不到这臭小子一直是把会的题目给做错!”
“是的,其实很多孩子都有粗心

的毛病。偏巧你家孩子实在是太聪明,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,所以他就觉得:反正我懂了,到时候高考,只要仔细点就万事大吉。事实上‘粗心’也会成习惯的,要是自己不努力,高考时,因此而失分就太可惜了。”
“那怎么办啊?老师,您可得帮帮我们家小乾啊!我跟他说不,没用。说实话,现在的高中数学题真难,有些我也解不了,所以,孩子还是要拜托您多费心了!”我爸闻言,那股子老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就上来了,铿锵有力地回了一句:“放心吧,这次,我一定要想出办法,治治他的‘病’!”
果然,一段时间后,冯乾在自己学校的几次模拟考中,数学成绩陆续有了提高。高考的数学卷,更是考出了非常理想的成绩,冯乾爸妈高兴得跟什么似的,非要单独请我吃饭以示感谢。
在饭桌上,冯乾的妈妈问我爸:“老师,今天您怎么着都得给我们说说,您是怎么在短时间里叫这个自以为是的孩子改掉粗心的毛病的?”我爸爸微微一笑,瞄了一眼身边的冯乾,道:“我看,还是叫他自己说吧!他心里头可比我还明白呢!”

冯乾有些不好意思:“其实老师就是骗了我呗!”
“啊,骗了你?”冯乾爸妈瞠目结舌。
“嗯,老师叫我订正错题,说订正的都是别的同学常错的题。其实是老师特意为我整理的一些题目。我就这么拼命订正,后来就考出了高分……”
冯乾的父母面面相觑,还是一副丈二和尚的模样。
我爸这才开口解释:“我呀,把他常错的题给挑出来,骗他说这些是别的同学做错了的题。你们知道的,他的‘软肋’就是喜欢显摆自己聪明,瞧不起不会解題的同学。所以一听到同学做错了的题,就来了兴致,很有一种‘你们做不出的,我绝对行’的意思。但他不要粗心的毛病不改,就绝对还要做错。我这样,一来是杀杀他的傲气。二来,题目做多了,做对了,自然也就把粗心的毛病给改掉了。同时,在这个过程中冯乾也的确提升了解題能力。”
冯乾父母恍然大悟,连说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,又忙着给我爸斟酒。最后,冯乾的父亲还说了这么一句话:“老师啊,您不仅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,简直还是个妙手回春的神医呢,您这一副‘对症下药’的‘方子’呀,开得可真绝!”

人在旅途

崔海波

前几天去兰州,花半天时间游览黄河风情线。
从中山桥出发,顺着河岸走走看看,沿途有奇石馆、水车园等景点,黄河石色彩深沉艳丽,形状变化奇异,水车园内两轮巨大的水车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,据说一轮水车可以灌溉三百亩田地,是古代自来水工程的杰作。黄河岸边最著名的景点是黄河母亲雕塑,它是兰州的标志性雕塑,曾获得全国首届城市雕塑方案评比优秀奖。雕像前,很多人拿着手机相机自拍或互拍。
一会儿,太阳隐退,乌云聚集,看上去像是要下雨了,但游客们的好心情似乎丝毫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,拍照的继续拍照,说笑的继续说笑,走走的继续走走,于是我也暂时不打算返回酒店。
黄河母亲雕像对面是小西湖,湖里的水从黄河引入,因为流动性不大,黄沙自然沉淀,水质比黄河清了许多。湖中有莲花游鱼,湖边有垂柳楼阁,乍一看,还真有点像杭州西湖的情调,规模当然小多了,小西湖也算是名副其实。正当我在湖边漫步时,雨点落下来了,游人纷纷跑向亭子躲雨,我虽然带着伞,但因为风很大,游兴顿时被吹跑浇灭,于是也赶紧跑到

亭子里。
小小的亭台里聚集了几十号人,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转而再无奈地看看天。有一个人大破静默唱起歌来,他的同伴们纷纷应和,独唱变成小合唱,一曲终了,又有人起了个头,第二曲紧接着唱,我听不出他们在唱什么,凭着不多的音乐知识判断,应该是民歌。
雨哗哗地下着,歌曲一支接一支,独唱、合唱、男女对唱等等,歌喉本色,神情投入。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光景,从衣着打扮和黝黑沧桑的面孔来看,估计是来自农村。我悄悄问边上一位游客,他们在唱什么?
花儿?我愣了几秒钟,恍然大悟,花儿是西北民歌,居住在青海、甘肃、宁夏等地的群众闲暇时光都会吼上几句。这会儿,借躲雨之际扯开嗓子唱几曲,自娱娱人,真是很好的。
雨下了大概半个钟头,停了,太阳又出来了,他们开开心心地出发去下一个景点游览。
新疆作家李娟有一本散文集叫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,她说,若不出唱歌,不惊醒这黑夜,就永远也走不出这重重的森林,这崎岖纤细的山路,这孤独疲惫的心。人在旅途,总要遇到风雨,不妨亮开嗓子唱上一曲,把困境变成诗与歌,待到雨过天晴,继续欢喜地上路。

雨中的“花儿”